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八目錄

都察院五

總鎮都御史

總鎮侍郎

四明趙昌期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八

都察院五

總鎮都御史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雍墓誌銘　總督　劉珝

成化戊戌十月十五日致仕右都御史韓公以疾卒于家有司訃聞　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域如制公諱雍字永熙蘇之長洲人大父諱舉一父諱貴俱以公貴累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陳妣趙俱贈夫人貴初以閭右起實北京宛平縣故公之發身乃順天府庠弟子員正統辛酉中京闈鄉試明年第進士

升湖廣道監察御史時碭山縣學教諭丘純笞膳夫
竹磨兒其父令其遠遁而以死誣告純他御史劾伏
純坐償獄未決家人累奏冤都察院檄公覆公四散
道人踪跡之得磨兒於河南純得釋且復其官其聲
遂大振時三法司刑獄并劾奏章疏咸經公手未幾
巡撫江西辨冤抑黜奸貪所至望風解綬廬陵泰和
等縣大寇卒至乘時劫掠鄉民苦之有司不能制公
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之得其首惡并餘黨悉
置重典地遂寧代回陞廣東按察使迎二親就養少
保陳公循疏公廉能幹濟才堪大任陞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至則首推行均徭法次行歲辦法規畫周密切中時弊民甚稱便值歲饑大發倉廩賑之兼減價糶賣人得足食天順改元　英廟復辟改山西按察司副使尋陞大理寺少卿仍僉都御史與左都御史寇公深同理臺事嘗有強盜十八人當斬內二人訴爲同起盜挾讐誣指寇公曰會問已明何讐之有公曰人命至重宜暫留寇不允固諍乃幷指者留之後四人皆得白翰林院學士倪謙主考鄉試得罪於當路緝事校尉發其結交遼府儀賓事下獄坐重典公復力諍得戍宣府錦衣指揮劉敬以百

亨建全下獄寇欲作朋黨籍其家公曰東漢時以朋黨二字盡賢人君子公宜審之寇悟改擬敵得千戶調山東某衛時大同守臣奏巡撫之人　上即以命公至則劾總兵參將貪財弛備皆逮於法修飭界墻復括隱占軍士設法耕墾收米易銀是以邊備之用有餘而無私斂之擾朶顏三衛夷人因虜酋孛來誘化獨石公令軍出其不意擊之賊驚遁七年議政至京陞兵部右侍郎有權貴者素銜之陷以罪謫浙江布政司參政成化改元兩廣蠻寇猖獗累征不利
上命都督趙輔為征夷將軍和勇為遊擊將軍惟總

督軍務者難其人僉曰非韓某不可復以左僉都御
史以行時言者謂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巴之
衆議紛紛不定公大言曰大藤峽賊巢也舍此而不
圖吾未見其能濟遂肅師而行抵廣西界議遣都指
揮趙倫都指揮鄒宏副總兵范信叅將孫振各據以
方略仍檄湖廣總兵李震預備公乃連營以進至全
州諜報賊在湯洞公五發偏師連戰皆捷生擒渠魁
數人皆磔剮以示軍威大振又以修仁荔浦皆峽賊
羽翼乃分兵將爲二十五哨公與總兵官領中堅進
攻斷月峽賊遂平路無阻絕捷聞賜勅奬勵陞公弟

陞爲錦衣百戶復移師潯州益增器械備餱糧令五哨由峽後進公督八哨從峽南進復令二哨援於後別遣將士斷諸山口賊閧乃掣妻孥輜重於崖極險處預於山南立排柵滾木礧石標鎗毒矢如雨而下公覘其將怠遂奮甲先登士魚貫而進聲震天地縱火烈焚日色晝暝賊不能支乃遁去公益進衆云險不可進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少緩督進益急直抵橫崖等崖又進至九層樓等山壁立萬仞勢控霄漢公復計遣將士於賊所不備處攀緣至絕頂舉砲爲應衆復環攻數十合峽遂破前後得大小寨峒九百餘

處收大藤峽爲斷藤刻石山頂以紀厥功初公令士卒得一山一寨即堅守之故賊無可反之計許生獲被虜男女以准其功故士無妄殺之慘又謂峽內餘孽尚存終必爲患宜設土官編管仍徙周冲靖寧二巡司於峽之上下増土人爲副巡檢復置千戶所以鎮藤縣五屯猺人凡可以固峽之策無不行之先是公命將與廣東守將共剿廉雷等處流賊猶未成擒至是又分遣官軍往助旬月間生擒斬首及奪回俘獲共六四萬一千七十有奇凱旋至廣東提閫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奏兩廣地方相去五千餘

聖臣一身不克周悉宜用都御史二員巡撫從之會
以叉襲守制遷吳既而六部各衙門大臣言梧州宜
設總府總督等官居中調度殺賊良便從之即其家
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璽書聽便宜行事公至
築城屯軍以鎮禦地方鑄鐵索柱繫浮橋而絕賊船
置木牌以覺察奸細出官柩以瘞士卒培松樻以葺
先賢之祠皆大服人心九年少監黃沁以公務與公
不叶訐奏數事公不與較即具疏乞休致家居又六
七年以山水為樂君子曰明哲保身公其有之距其
生則永樂壬寅十一月九日春秋五十又七公爲人

爽邁洞達才識高遠居家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下筆爲詩文思如湧泉無少凝滞居官處事動以古豪傑自居每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爲法故所至全活甚衆累論累起未嘗致欣戚於其間天下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咸仰其名云

成化十年三月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廣西右少監黃沁訐奏雍坐視猺賊出没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猖獗滋蔓流劫郡縣且貪慾飲宴濫賞妄費事多違法及副使范鏞僉事秉淇督調軍馬不能防禦互相隱匿武靖州知州岑鐸無

捦馭之功太平府知府郭本有貪淫之行皆當究治事下兵部奏差禮科給事中張謙刑部郎中蔡麟往按以其詞虛實各半復請　上免雍罪命致仕鏞洪鐸俱宥之本坐除名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布政使何宜迂而固按察副使張斆貪而暴並不爲雍所禮乃與沁媒孽其短搆摭其事攻訐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斆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蓋雍未督軍之前賊勢不獨毒嶺南且越江西湖南界雍至賊勢大衂雖不盡遏絕之然功多于罪至是爲內侍所奏黜公論爲之不平而兩廣人至今思之不置 實錄

都察院右都御史唐珣傳　總督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唐珣字廷貴直隸華亭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四川合州知州鋤強植弱有能聲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為福建福州知府時有男子詐為中貴人入閩威勢張甚僉事以下多被笞辱莫敢誰何珣獨疑之乃璧人於浴室窺之得實即座上執寘於法諸司駭服陞湖廣右參政布政使尋入為順天府府尹剸治繁劇事皆集辦秉法不阿豪貴斂戢陞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以憂去服且闋命即其家起之陞

若督師事繼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嶺海府衛州縣嚴畏憚其風裁旋以破賊功賜金幣降勅獎諭弘治八年十月卒賜祭葬如例廣人士追思之

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

敏鄧公廷瓚神道碑銘　總督　吳寬

國家有碩德偉度勤勞於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穎異過人稍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喜爲齷齪行人已奇之景泰丁卯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爲知梧州疏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爲成

化己丑遷太僕寺丞貴州新設藩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壟[illegible]不息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上司以公治績異等交章舉薦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之九載始擢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申再擢本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以公諳其土俗爲宜奏 上允之即拜右副都御史奉勑行俄下舉

蕺氏憂服闋適貴州墨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
仍勑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
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
剿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
獲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於市寇旣盪平
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
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
四十餘年於此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其害不可
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邊之
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

司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初公遣養子夔之子乾馳入京報捷朝廷旣授以錦衣衛所鎭撫即下詔褒公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遂進右都御史貴州旣無事召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之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舉薦以厲其餘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於民毋

徒費也頃尋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竝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於郴州為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欎林川雲瀘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機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入溪谷衝冒瘴霧則亦

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賜詔勉留特遣醫往視仍進
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　上知公久勞邊務召
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庚申六月享
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璋廷瑞友
愛備至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
廓如莫窺其際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
莫能及也訃至　上悼惜特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仍
命有司祭葬如例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公琳神道碑　總督　李東陽

公姓史氏諱琳字天瑞舉成化丙戌進士爲工科給事中擢江西布政司右參議遷左參政　孝宗廟歷遷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兼督鴈門諸關歷工部左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經畧邊備以秩滿進都御史提督軍務署院事　今上皇帝以提督功陞太子少保左都御史未幾又以卹典加贈太子太保凡閱三朝四十年官十命其卒也給驛傳遣官護喪治葬事賜祭者再及加祭亦如

悉葢其始終遺際之盛如此可謂難矣初公爲給事
中時言事有體爲叅議時平鞏昌番賊僻安定會寧
諸路邊備督甘凉軍餉事皆集以家艱歸閱服改福
建有求開銀礦者公力阻之爲叅政時豪家多怙勢
爲盜每爲禁治袁吉二府饑發廩賑貸全活甚衆贑
盜攻城邑殺官吏督兵勦之獲七百餘人梟其首惡
脅從者皆釋不問爲布政時藩府歲祿多倍取民困
輸納請自所治類輸之始大稱便爲廵撫朋定均徭
優戍卒開小河以殺滹沱水勢復眞定保定二府柴
夫舊額大明諸川果園皆居民世業嬖臣怙寵者奏

取以備供應公力言不可以數千人之命供一己之奉辭甚激部遣官覈實果如公言乃止爲侍郎時嘗以災異言止織造惜供應諸事爲經畧時言募軍丁禁盜賊省中官差遣諸事多行之爲提督凡三命始赴宣府大同值虜退治兵食爲後計後虜寇榆林率偏師先往暨大帥至共謀覘虜酋所在夜潛師搗其巢賊聞破驚遁毁其廬帳而還以捷聞賜勑褒諭累以銀幣寶鏹入朝言便宜事加詳弘治乙丑新遭國事大喪方劇適宣府失利劇命出師公與大帥分駐宣府大同大同諸路斬獲以百計捷再上褒諭如初

特命中官迎勞於闕賜賚甚厚下暨部曲並加犒賞

殆近歲以來所未有也今年丙寅爲正德紀元正月

十二日以疾卒自居九列前後請老十餘疏輒得温

旨勉留其在新政尤多眷注而勳業未究卒齎其志

以沒悲哉公爲人坦夷宏豁不設崖岸意常近厚人

以故多親愛之平居不事作業家無餘資然終其身

未嘗以屑意也能戲作墨竹自謂天解尤喜談兵於

諸推步占候醫學之術靡不通涉比見熒惑犯執法

謂人曰是必有當之者已而左都御史戴公廷珍卒

曰未也不踰月而公亦卒公生於正統戊午四月十

二壽六十九

右都御史張公泰傳 總督

李濂

張公泰字世亨其先河南尉氏人高大父潛始徙汴遂為祥符人世居汴城西關外三官廟之右曾大父真大父敬祖父喜鄉稱長厚喜徙家肅寧大父父並以公貴贈刑部左侍郎始公之生也母馬氏夜夢神人抱一兒與之曰汝家世積陰德茲畀汝貴子其善撫育之覺而生公公器資英邁自少即留心天下之務成化丁酉領順天鄉薦明年戊戌登進士第試政兵曹己亥授山東鄒縣知縣政尚仁恕六載績附召補省臺適催內外艱守制還服闋拜陝西道監察御

史楊鹽河東鹽課有勢要撓法爲奸公上疏劾去之
詞按蘇松常鎮四郡寬度岐整豪強斂迹時漕堤爲
居民蟻聚其上五六百家歲久爲定業河漸淤塞公
廉知其事奏徙而之他漕運通利再巡按山西劾罷
貪酷吏若干人軍民咸稱快焉公在内臺滿九載擢
陝西按察司副使奉璽書整飭洮岷河州等處兵備
踰四年擢本司按察使明年擢山東右布政使尋轉
陝西左布政使老成練達士論歸之未幾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而陝西之地公宦遊最久熟
知利病乃掇軍民困苦者十餘事嚴例條約刊布

是關中至今頌之踰年改大理寺卿時逆瑾用事公以剛直忤瑾免歸亡何瑾誅科道官交章薦公復起爲刑部左侍郎適延綏寧夏甘肅總制闕員廷議非公不可 上亦知公練習邊事乃擢公爲都察院右都御史開府固原總制三邊軍務公感 上知還拜命即行至鎮則遷易將官振厲士氣一新攻守之具疏凡百數十上皆見嘉納奏捷者十有二璽書褒奬公盡心籌邊寢食靡寧竟以勞瘁感疾亟上疏乞骸骨命未下而卒得年六十有二有司馳訃以聞 上悼公殁于王事賜葬祭贈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子廕

以功歷錄表千戶公沉毅有大畧平生不立崖岸與人交坦直無僞善飲酒多而不亂其爲郡縣令洮岷兵憲二地皆有去思碑今三邊將士猶有能道其經畧之蹟者

論云余往赴官四明道經姑蘇其里居鄉大夫咸稱故巡按御史吾邑張公之才云張公巡按江南在弘治己酉風裁凜然嫉惡大甚按部所至貪黷吏率棄官遁去而除趙訥一事尤爲人所傳誦夫趙訥者長洲之巨猾也以捕盜爲名實與羣盜通挐盜輸月錢事訥求充覈馬官所索之急則沈以獻輒乘逮無辜人苦之莫敢言公廉得其實縛至廷下杖斃之闔郡讙呼以爲神明焉

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南傳 總督 實錄

都察院右都御史周南浙江縉雲縣人由進士除應天府六合縣知縣選授四川道御史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歷陞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守制起復巡撫宣府尋改南贛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以疾乞致仕優詔許之賜勑奬諭月給米二石歲夫四名家居凡十有四年而沒嘉靖八年六月予祭葬贈太子少保南在先朝以才見稱初大帽山賊流刦三省攻城殺人兕勢日熾朝議用重臣督勦乃以南往未幾遂破賊斬獲數千計因移兵攻姚源賊黨及汀漳山巢平之遂

自贛巡撫之始

[illegible]盡其地南贛巡撫之設寔自南始

前總督曾銑傳 總督　　　實錄

嘉靖二十七年三月錦衣衛鎮撫司鞫上曾銑獄情謂銑交結大學士夏言令其子曾淳先後持金數萬託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朋謀爲奸妄議復套其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捷具如咸寧侯仇鸞所訐 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喪敗殃虐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同九卿錦衣衛堂上官從重議擬蘇綱發烟瘴地面充軍夏言令錦衣衛差官校逮繫來京問已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

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依所已正律議擬以聞於
是法司請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銑於市
妻子流二千里銑有機畧初爲御史廵按遼東會遼
陽廣寧撫順兵變銑密運方畧悉捕首惡誅之全遼
大定時論以爲才會虜患棘因不次見擢膺專閫之
寄然銑躁迫無經遠弘猷自負遼左功謂天下事無
難爲者其所注措率多誕漫廵撫山東聞虜入太原
上疏請檄還山東兵戍關西者内守臨清爲時所笑
比視西師乃倡復套議大學士夏言好邊功遂力主
持之紛紛造舟車括鉛鐵關隴之閒蕭然煩費矣時

虜勢方熾而我兵積怯銑疏下部議久之未覆　上
心亦危疑之密以訊大學士嚴嵩嵩與言不相能嘗
思有以中之欲因是陷言乃附　上指謂其非計說
既行隨騰疏攻言言遂得罪去是時　上怒銑甚然
實無意殺言也會咸寧侯仇鸞先爲銑所劾有旨逮
詔獄鸞上書闕下自理嵩因授鸞意令以復套事攻
銑賄言表裏作奸覬圖大禍及鎮撫司奏獄具下法
司擬罪凡再議銑言竟以交結近侍律俱論死鸞罪
得釋遂厚賂嵩兩人深相得鸞益橫驁不法以及於
誅銑既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遠徙天下聞而寃之

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岳傳 總督

張岳字維喬為人沉毅簡重正德癸酉解元丁丑進士授行人寓慶壽寺不苟接人獨與郡同年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三人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岳獨上書言事 武宗寢疾豹房獨宦者侍岳疏乞內閣九卿輪直嘗藥庶防奸變疏入不報巳卯四月宸濠行賂嬖倖蠱南巡諫者數十人多杖死岳偕行人司疏上鎖械跪廷中五日捽下獄又杖於闕下幾死謫南監 世宗即位復行人俄丁父憂釋服赴部廖太宰取選科道辭不就轉司副尋乞南陞內

武選員外祠祭郎中丁亥復以憂歸每言平日所爲客氣用事多病狂疎於是深日刻勵收斂益嚴服除補主客郎中出廣西提學僉事廣西士樸岳懇懇與講文義壬辰調江西僉士習空虛嚴責守程朱氏說毋輒變尋陞廣東提舉岳爲郎時 上議禘祭張閣老孚敬議推先代某祖爲所自出之帝李宗伯時心知不可又未知神位之銜之所書疑以問岳岳請書

皇初祖位堂堂天子之祭精誠以臨之雖遠而千百世可假而至也豈必附會某祖以爲重哉李以岳言語張怒以原議上內批 皇初祖如岳言於是爲

張所忌出廣西張又行選貢法邊縣雜夷多不任貢
岳謂選第汰甚衰謬者足矣調停行之拜表入京又
不候見張而歸張愈怒故遂坐濫貢貶轉守廉州廉
與交南隔一水時方征交張請吏部推岳征交議譁
甚岳獨爭謂不可疏六不可征之狀聞於朝疏上又
陰飭兵食立營堡預征討之策以待命毛尚書伯溫
出視師莫登庸懼密使岳求通款已亥陞浙江提學
副使轉叅政伯溫頗用岳言議撫處登庸問曰向廉
州太守安在也伯溫會督府蔡經奏移岳廣東守欽
廉莫酋叩關岳往受降賦二詩予之北虜盜邊入內

地部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俄轉江西巡撫岳言江西民困用民一錢如針刺吾體血吾不忍也陞副都御史督撫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至盡華之土官從征舊多納賄乞功岳嚴禁絕封川賊稱王橫劫岳討平之陞兵部右侍郎再征柳州破魚窩馬鞍諸險巢時稱奇功岳不通相府一幣總兵加太保岳止陞俸越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徐御史南金奏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岳宜留明年召爲兵部左侍郎平連山賀縣捷聞總兵又騐于岳乃陞右都掌院事湖廣苗猖獗初設總督衆方顧望莫肯行世

蕃請岳富之徐相公階報岳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

福無擇第其危幾在前寘不知避亦不可謂智也蓋

指嚴氏父子云岳謂備國大臣雖危無所避也单車

入楚熟計苗情諸撫臣異同前郤而苗出劫曰横

上命易貴撫院岳謝　上曰充國湟中之議初頗譁

於衆口裴度淮蔡之役功竟成於獨斷又曰此賊不

平臣亦有何面目奉勑書以對將吏於是條上用兵

方畧詔下報可岳自督戰斬擒苗幾盡士宜慰冉玄

等糾苗爲叛苗平懼誅陰以兵啖龍許保吳黑苗搶

思州玄又挾萬金入世蕃幸世蕃去岳而罷兵徐相

公執不可竟降兵部侍郎岳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尚■玄所岳疏玄罪併訐其挾金事世蕃益怒日傾岳岳不一朕復擒黑苗以獻三省底寧兵部力請召岳嚴氏不可岳遂卒是年夏西南大星隕岳曰我當應之卒後三省巡按奏岳功岳復右都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惠歷子嚴氏擅政二十年制閫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名者僅岳一人耳岳長身玉立隆準高顴眉骨稜稜天性孝友篤人倫學以程朱爲宗嘗謁陽明與論持敬知行明德新民之旨往還三日陽明終不能絀第曰子亦閫中一豪傑也歸家於草堂中

立爲學則存養四條動作威儀之節十七條出則輒
以程朱微義諄諄然言之集中有與聶豹鄒守益歐
陽德郭持平羅欽順張邦奇黃佐諸公書大畧如此
官所如沅柳州德慶廉瓊咸專祠鄉則泉州祀郡學
恩安志交南議稿征苗錄所輯禮經聖學正傳恭敬
大訓等書凡數千卷

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太華何公棟墓志銘　　總督　王用賓

公諱棟字伯直號太華其先直隸巢縣人高祖德才元末避亂關中占籍長安曾祖義隱德弗耀祖寬父眞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母姜氏母左氏俱贈淑人公生而岐嶷讀書一覽輒悟比爲學官弟子督學朱凌谿先生以國士待之正德癸酉舉鄉試二名辛巳登進士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公正色獨立坐失朝儀謫直隸宜興知縣公體恤民隱釐正士習築便橋修學舍邑有

巨扶獲輸其土公首寅於法士庶咸悅嘉靖癸未丁
通議公發邑民肖像祀之丙戌大學士遂庵楊公疏
修通惠河
薦陞順天府通判戊子 上命修通惠河進陞工部
都水司郎中公疏鑿故道蓄瀦上流建閘築堤務圖
久遠甫五月而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歲省輸
費十二萬緡 上心嘉悅陞俸一級賜白金綵幣尋
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仍督河務辛卯京師恭建四郊
臨清陶甓官軍疲於傳運公疏請過濟舟不論公私
量為附載上下便之是歲陞太僕寺卿奉使河南浙
封周府壬辰九月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是時彗星出於井之朱度朝議洶洶以為大學士某輔政之應公考索象緯玩繹圖經上疏畧曰井之未度大同分野彗色蒼赤兆主兵變期年之後大同當有閉城踞將之災聞者嘖嘖詆為黨附公至嶺中嚴紀律拊循營伍虜入高山站邊將勵兵俘四十九級邊境肅然無何臺臣仍以星數論公左遷四川布政司左參議公去三月大同軍亂據城肆逆果如公言人始服先見云公家居十有八年庚戌八月虜犯畿輔 上赫然震怒思靖邊圍大學士華亭徐公時為大宗伯具疏薦公 上召公為右副都御史開府薊

州提督軍務公感激遭逢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爲十區計戍兵計兵設將遠近銜綴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遊兵列營應援因疏安攘六事　上悉允行自是醜虜震慴疆埸寧謐矣辛亥　上進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咸寧侯仇鸞驕横貪功請伐朶顏福餘泰寧三衛　上降勅令公會勘之公抗疏諫止藉藁待罪謂三衛爲我藩籬世修職貢庚戌之變實逆酋陳通事哈舟兒爲之嚮導乃若因茲小醜大開邊隙是自撤藩籬增

一剿敵如社稷陵寢何　上若曰御史言是伐衛事
竟寢頃之公密遣將士指授方畧擒燭漳二酋以獻
上進公左侍郎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壬子擒黠
虜孫黑子等　上賜白金文綺廕一子冠帶總旗兵
部第其功狀乃於正千戶加廕二級命公冢孫承勛
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公歷督府三年計修邊墻三萬
八千丈討獲俘虜三百三十級甲寅考績　上進公
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廕子瑛爲國子生公尋上
疏乞休　上賜俞允後四年丁巳侍郎吳某因臺臣
論列辯疏及公奉旨閑住隆慶戊辰太宰楊公以撫

臣龜齡奉詔具題致仕進　公階資德大夫令　上御
極公年躋八十三矣有司奉詔問勞儀繁優縟公望
闕稽首感極泣下恭王雅重醴公親臨問焉越明年
爲萬曆癸酉五月十一日公以疾不起距其生爲弘
治庚戌壽八十有四公博綜羣籍篤嗜數學商確古
今如指掌上臨機應變算無遺策議者嘗欲起公總
轄國計不果識者惜之所著有督府奏議詩文各若
干卷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思質王公忏墓志銘 總督 李春芳

都御史思質王公者吳郡太倉州人也以明經起家累官至右都御史 肅皇帝時嚴氏竊權以私恚陷公及禍伯子憲副君仲子進士君痛公命殞亡辜則褫官扶公柩去去八年而今 上御極渙發維新之號於是憲副君上書白寃得還公故官已乃狀其遺事寓書都下徵予銘予與公同舉於鄉與憲副君同舉進士乃受書發狀曰嗟憲副君以世誼要予哉是役也予敢以不文辭遂爲志而銘之志曰公諱忏字

民應恩質其別號也少以文學名三吳嘉靖十年領
應天薦又十年舉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擢僉都
御史轉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歷中
外凡二十年面長鬢髮乃落穿巖氏未覩其竟揩
紳大夫莫不抵腕惜也公爲人閎達亮直才能通敏
始以繡衣白簡剔蠹鋤奸風節凜凜人業以負御史
目之及見公出秉斧鉞坐鎮疆埸禽蒐島夷草薙捐
房則又咸歎服以爲即古張韓莫過也行人時常使
淮藩王以例餽遺却不受及監中城　皇太子當出
閣乃疏列三事其一言崇師重道其二言愼選宮僚

其三言六局丞郎尤當慎選疏上中外韙之已按湖廣郎劾罷所部諸貪墨吏曰必及吾瓜而後罷謂楚民何由是咸行部中部中吏無敢漁獵細民者中官廖堂鎮承天擅勢毒民而陷前部使者至戍顧獨憚公終公任無敢犯庚戌秋虜猝擁數萬騎犯古北口而守常論者徙謂不旦暮却矣公時按順天乃獨笑曰古北與虜一墻限耳我兵愞不勝敵即突入柰何通州聚六師之儲要地也願爲　上守之乃即日行部至通亟趣吏士登陴舟楫在東岸者趣徙之夜半虜果大來竟不能踰河而西當是時烽舉蜒燔咫尺

稍望　先帝憂甚公乃首以疏聞　天顏爲霽已又
知公晝夜擐甲覩軍城上特旨擢公僉都御史公拜
命則疏請發帑以振諸中虜者又言京城無外郭彼
賊之入民實餌之築外郭便　先帝從其言時有議
增督兵者公乃疏曰京軍歲費芻糧百萬緩急無從
藉宜汰何云增請別設總督大臣轄邊鎮貪其兵力
以拱衞神京及諸所條陳數事後悉行其言而又請
增修通州二城費省且固　先帝乃賜以金幣壬子
巡撫山東僅三月會倭奴寇浙且侵閩中廷擢公提
督軍務巡視浙江兼轄福建漳泉二郡無何改巡視

爲逖撫公至則委心叅將俞大猷湯克寬而奏釋任
䌓都指揮盧鏜尹鳳數人者皆東南折衝將也括蒼
多惡少年則以其人悍而喜鬬招集之以分置諸部
於是諜知賊衆巢據海港橫嶼中而環列巨艘爲水
寨設奬諸將夜從間道火其巢賊衆大潰搶奔舟中
隨而擊之幾盡忽風起勢亂賊乃得脫所俘馘三百
餘級而焚溺死者亡算公所釋尹鳳者時部閩兵則
邀餘衆於諸洋又擊之所俘馘亦三百餘級捷聞
先帝賜以金幣是時賊魁數輩而蕭顯者號爲尤狡
率勁倭四百屠南沙還逼松江松江守告急公願留

[illegible]日賊出汝死何以報我虜因跽曰請取彼蕭顯以報公命卮酒壯之授以銳師盧倍道掩擊大破之挫江左者疏聞以爲越境全郡其功尤偉賜金幣如初甲寅秋七月虜入大同殺大將覆其師下撫臣獄議置代未決　先帝諭分宜中外臣誰爲真忠者分宜不知所對　上曰朕向所自拔王忬耳遂降手勑擢右副都御史移撫大同公聞命卽趣裝北行之日吏民攀泣遮道輿不能前而大同人聞來撫者爲公則忻忻然相語曰是嘗勦東南倭者今北來吾屬聊生矣至則上疏具言歲校與軍所以乏狀請發金錢十

餘萬賑之則自大帥下至偏裨約毋次第侵給者所
瘠以全活甚衆時北虜入寇公會宣府兵破之捷聞
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都御史務節
鎮薊遼則又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八事悉
遣諸將分守要害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時把都兒
等擁衆入犯擊敗之旣失利復悉衆入犯又擊敗之
而東虜犯遼左者又發兵擊敗之獲虜數百招徠夷
漢千五百戶明年虜小王子入犯又擊敗之先後上
軍書蒙賜金幣者三進右都御史予一子世襲千戶
公辭弗受又明年大舉勦倭乃授兵偏裨而南有功

又蒙金幣之賜明年虜入灤河諸地稍被剽掠詔乃
切責於是奪公一官尋以虜來窺伺鹵其馬畜過當
竟遁去於是復所奪官尋又四敗東虜於遼左乃錄
一子入冑監復兩賜金幣戊午秋大虜入犯諸隘公
督將走之明年又破東虜於遼左斬首八百餘級奪
其馬畜夷器甚衆當是時廟堂之上聞捷書至者人
人稱快以爲犬羊二百年來未有受此大挫顧獨不
悻於嚴氏惟恨不即弃之先是公監視中城時有中
貴人宋興者領東廠緹騎爪牙張甚京師側目莫敢
誰何公則抗疏劾之興蓋嘗行萬金近倖及嚴至是

復侍行金疏且撰嚴乃調以温旨然　上業知興横竟罷之而嚴負金懷慚佯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自是不能忘情於公始鎮薊遼時秉兵政者則今冢宰楊公諸黜陟將臣無不取公意而嚴氏父子方貪饕於債帥乃竟不得一染指大以爲憾及代楊公者其所陟黜則惟嚴意所欲公歘然曰將者三軍之司帥也不程其材勇而惟賄之界不敗公事耶會員外郎楊君繼盛者以劾嚴受禍公問之恨彈指出血而憲副君又故與楊善爲經紀其喪事嚴氏耳目伺得之憾乃深於骨髓矣故於虜人灤河奔

公一官其後給事御史出覈邊者示以風指而給事御史還以實報大拂嚴意是時薊鎮多故嚴幸以此中公復指授按邊郎郎於是入奏公發事事而嚴擬詔則責以後効比斬虜八百餘級嚴悉格不錄及請兵爲援嚴則從中沮格後虜乃乘灣淺突過至薄都城　先帝因不知公請兵第停祿爲秋防幾示罰不欲重也而嚴客乃嗾御史論公以媚嚴下錦衣獄世蕃取讞牘削去功次巧詆以辜踰年乃竟不免嗟乎

先帝用公以始能勤事也彼譖人者以終怠浸浸說能不怒且恨耶蓋背德者人情所至憾也况君臣

之間乎公在繫中外固知為嚴氏搆陷徒謂公德在閭閻不宜禍終至是莫不傷公而恨嚴氏之諆毒也公卒後一年而御史論公者以自恨死又二年世蕃以僇死嚴罷歸以編氓死而嚴客坐奸黨遣戍不數歲諸陷公者殆盡而公之功辠既明竟還故官天道哉天道哉公孝友天性質厖公八十命終公猶以生晚不逮養每與陳淑人語及泪輒簌簌下因號思營以志痛事兄及姊恭而能讓侍郎公嘗置田千畝贍族公以戎事倥偬念其久且廢歲別捐米三百石益之以贍族之貧者乃諭憲副君伯仲勉嗣厥志人有

一善懐藏不忘横意相加未嘗褁蓟任人不貳御下以恩故人樂爲之用間關南北十有餘年或謂暴露良苦當他圖公謝曰吾而易誰當辦者吾知盡瘁而已嗟若公者殆所謂忠爾忘身者歟公生正德丁卯五月四日没嘉靖庚申十月一日得年五十有四子二寔副君世貞進士君世懋

又傳　　李攀龍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導遷江東至宋左司諫縉徙分水至元夢聲爲崑山學正因家焉故崑山攺太倉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王

倬以進士顯名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卽輅子也倬生
忭舉進士選御史屬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
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宋興
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
疾歸間復爲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
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人廖鑾填承天公謂曰貴
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
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爲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
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耳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
犯古北口　公具聞上請屯京城而身往守通州已

而虜果大入至通竟不能渡河而西　上謀諸輔通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諸軍會虜退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薊遼總督置通涿昌密爲四鎮奏上各次第覆如指何公楝既總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十萬衛京師而公兼治偏鸞校　上惕公以軍興法公若爲不悟而身歷諸要害爲伏芻粟即鸞所遺騎異道至咸取給焉乃上請得三千騎與臣因糧車爲戰守可以無乏軍興頃之歸治餉戶部召還京鸞竟詘而公得無以

贖免壬子巡撫山東凡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上
何改巡視爲巡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再會二廣北會
江左諸鎮犄角應援也屬倭賊王直徐學毛勳輩蔓
我公夜縱狼土兵括蒼少年以俞大猷湯克寬擊之
鹵獲倭生口百四十三首百五十級焚而溺殺者數
百人軍大振以尹鳳將閩兵徼於表頭北茭諸洋又
鹵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餘從先以提閩是時賊黨
蕭顯率勁倭四百餘居吳郡南沙還過淞江淞江守
告急公曰吾鄉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別將盧鏜擒
擊大破之斬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徼殺無

子遺是役也越境而殲虜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去一歲而慈溪破始就城相請不蚤聽王公言公在浙閩可二歲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千餘所得沿海大猾爲倭内主者繫之覆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導往往食盡遁矣甲寅移巡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沒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罷置代未決　上論相嵩中外臣誰與忠者嵩惶恐不知所對　上曰吾鄉所自拔者王忬耳遂手敕吏部朕念大同須得人其以忬往故事唯置相用手敕蓋異數也比至鎮

上書具言歲侵乏軍興狀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活者萬計會虜復入寇與總督許公某合兵徼破之擒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既代而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事報可乃分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

保兵爲外守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峪巳又攻大石溝公各發兵拒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虜先後寇遼陽所發兵敗之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百戶丙辰　上欲用爲兵部尚書輒不果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人以禆帥尹秉衡往有功九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峰一片石諸處公督兵拒走之明年虜闌入灤河頗有所殺掠復督兵力戰走之詔切責奪一官爲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會兵部

員外郎楊繼盛疏嵩父子為所陷抵罪公寃之公子世貞又為護繼盛喪嵩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辛愛打來孫俺眼他皮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義院諸口諜有備不敢發詔復所奪官明年戊午虜犯遂左我師一歲凡三捷九月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鹻場以精騎七千犯界領箭桿領以大將歐陽安馬芳等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領以標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為名矣而戍卒多選耎不習戰所勾藉取充數

而巳諸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乃爲疏具例十
三事請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犯遼陽以楊照大破
之獲首虜八百有奇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
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聞今至八百
以嵩故願無有爲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視
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虜辛愛數
萬騎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爲嚮導謀入寇我我所遣
諜多被殺公乃請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輕
騎繞出賊前凡三日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事聞
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第録諸將歐陽安輩下獄

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鄢御
史鄢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負　上恩當罷狀遂逮
制獄論殺公隆慶改元世貞守闕下白父冤狀以詔
復原職公好稱說經術而長於吏事凡三爲巡按一
經畧一提督三巡撫一總督所推轂賢士大夫徧天
下也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京師
中外洶洶公先策必至以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
渡河蹶巨巽氣懾以無恐　肅皇帝張皇備胡左顧
右盼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一大將軍而公以督餉
恭間並見倚重尋視閩浙旋移大同虜遁巳則奉西

南倭遄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久之以聽厥成而
天子厲精方稱綏急圖輒効喜自拔士號爲大同得
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度次薊遼而公拒走大
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柰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
也自練兵之議起而開以生柰何比年治師不中調
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三事具是矣　天子方喜自
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遼乃有上言不任事負國恩
當罷則誰爲之者激極而反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
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忬以
總督總兵楊照董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

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嗾剏臣父功狀並簿照賞
而塹　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
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
罪則遼陽為肘腋之寇於我為必應量敵則掠出榆
林塞於虜為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
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慘慮敗則潛師出塞
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令當　先帝之世
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知遼左之
役見以為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與俱出塞
氣奮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愷墓志銘

李春芳

隆慶戊辰正月十六日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卒於家訃聞　上賜祭葬如制公諱愷字守教上世汴人扈從南渡徙無錫至壽齋公某而族始盛又五世生紹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公高祖也曾祖諱復封南京刑部郎中祖諱綱仕至萊州府知府考一鳳仕至平江知縣後以公貴兩世俱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公生有異徵甫釋襁厥考攜過夏口墮江漂五里竟不沒坐於沙渚觀者神之

幼即奇警弱冠有俊譽舉嘉靖乙酉鄉試登丙戌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奉詔使閩還值考君病風痹公日侍醫藥供養甚篤繼執二親喪致哀盡禮比服闋如京無以爲裝至鬻田乃行復除戶部浙江司主事榷稅河西通商抑豪及建白利漕四事聲大起轉四川司員外郎巡通州倉有外戚漁利者請增造船於通惠河公疏爭增船五不便乃止尋復監兌江西督漕儀眞並展嘉畫已進江西司郎中歷守度支先後官大司農者咸倚重焉八年而出爲山東按察司副使適王少司馬擻開馬場湖歲方大祲同官多役

丁夫民苦之公獨無所役且念可因以爲賑乃懇檄
募傭發帑投直三日而應役者三千人旬有二月而
工畢王少司馬喜甚首上其績妖民趙雲假符印惑
衆取財遷者欲冒前巨寇趙雲姓株及邀賞公廉其
姦止當雲罪餘悉宥之癸卯山東鄉試御史葉某以
監試屬公會御史以試錄故謫死詔獄公亦坐貶信
宜縣典史尋量移懷慶府推官台州府同知久沉下
僚意泊如也五遷乃復爲四川按察司副使蜀方有
盜警諸平民被誣引者多竄伏且及於亂公至立釋
之命復故業羣黨解散逾年擢山東右叅政轉按察

使晉福建廣東左右布政使所在職舉乃陞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時盜賊李文彪海寇徐碧溪等釋騷浙楚閩廣閒瀕海城邑多陷沒者公乃開布誠信招降文彪而疏上機宜六事以制碧溪未幾碧溪復寇潮公授策海道汪副使率兩指揮邀擊之會颶作我師乘之碧溪溺死俘斬無算虔州以寧捷上有白金文綺之賜旋進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移鎮兩廣兩廣山箐險窈蠻寇盤據已久明年突發嶺西聯絡新會溪洞四出焚掠殺千戶黎元公書策分兵進勦一鼓而殲其渠率捕斬五千五

百有奇是役也兵僅三萬時甫四旬而蕩平諸巢略定五縣衆方擬諸藤峽之捷顧内有嫌公者言者受指抑之故叙功僅得廕一子餘陞賞有差時論惜焉公在軍日久念母王太淑人髮毿毿白時方勦大羅山賊將就俘矣乃懇乞致仕得請卽行後總督王某追疏公績云大羅山賊阻險肆毒積久難制間者師出四月薙獮無遺匪臣實能皆前總督談某籌略豫定故臣得乘機致勝乞首録以勸詔進公右都御史致仕公性孝守潔抗爽敏練以久官戶部故版圖錢穀之數纚纚如指諸掌尤曉暢兵事臨敵遣將親授

處算羽書露布悉自手出雖矢石如雨而意氣安閑故所在克捷云百致政歸築圃九龍山麓多積圖書其中日召故所與遊者置酒賦詩其曠達文雅鄉人咸起敬焉所著有孫武子十三卷虔臺續志五卷平粤錄三卷奏議文集若干卷距生弘治癸亥十二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六

刑部右侍郎李棠傳 總督　　實錄

刑部右侍郎李棠浙江縉雲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擢
刑部主事正統中陞員外郎清理南京法司刑獄平
反寃抑甚多遷陞本部右侍郎巡撫廣西頗有將畧
朝廷嘉之尋命提督廣西軍務賜白金綵幣以奬之
歸天順四年十二月卒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棠爲
人廉介不苟取既休致家無餘財鄉邦重之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公震墓志銘　康海

公諱震字文靜上世武進人也曾祖肆從　太祖皇帝定天下有功累陞都督僉事而蔭其子友爲蔚州衛指揮同知正統間改慶陽衛故今子悉居慶陽云指揮公生二子長福季祿福公父也當襲而卒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配孺人汪氏生公先是御史公暮老父以玉麟與巳曰是孩子當以文易武也巳而公生聃宇凝重氣度洞達人咸異之洎長受易於鄭州王先生未幾有內艱煢煢無依乃依叔父祿而祿天性孝友視若所出故公得肆力於易成化甲午中鄉

試高等數試禮部不第益自砥礪卒登丁未進士弘治戊申拜監察御史風裁凜然凡所按行姦貪望風而解免者平遠者釋時以爲眞御史也丁巳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恥尚嚴峻務以德化而已壬戌陞本司按察使憲度益脩人用丕變曰風俗相沿則頹弊滋至至是不可以文法繩易也易以禮教興起其義意人能知義則廉恥生廉恥生則囂訟自息此古人之已行復何疑者今山西人重廉恥尚禮義遵矩履規無復曩昔風聲氣習之累者公之敎也正德初以御史盧儀事註誤左遷兩淮運鹽使司同知尋轉長蘆

運司而支正三品俸公曰是不可以已乎於是力請
致仕得允居數年吏部薦公才可重授陞光祿卿已
復陞戶部右侍郎庚午夏值寘藩反逆改公為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全陝之師以討之
京師至寧夏四千里公但以十九日至則罪人已獲
公乃宣布　上意撫安夏人而屬鎮西將軍曹雄收
其餘黨其審實叛逆悉命指揮黃正起解於是寧夏
遂定還及中途會遂菴先生以命至與公代兼有勢
嬖厲公之功伐八月劉瑾伏誅公罷歸慶陽會辛巳
詔復其原秩致仕嘉靖乙酉正月壬午公壽七十又

九丙辛公立身甚嚴而遇事不苟爽居明習國家之
事無鉅細執其樞要至於低昂起伏有智者萬慮而
不可及者使公得究其所指則古將相之業奚媿哉
公又無所不學天文律曆具得其妙京房管輅不讓
也慶陽北定邊嘗有妖自名趙太白日與人盃酒相
集定邊諸貴人自悉將指揮以下罔不狎而遊之有
貸之者妖輒重以賜予及所厭怒即以鐵簡飛擊之
妖知公來定邊詣其所親謂諸貴人曰明日慶陽陳
舉人至我與有干係不可相見當與諸君永別已而
公至則稟賦之正爲物所畏憚如此淅公之貴姦猰
異於糊豪强異於對可謂明明無間終始弗渝者矣

兵部右侍郎林公富傳 [illegible] 柯維騏

林富字守仁號省吾城東人僉州同知洪之玄孫也富生奇偉敏達弘治壬戌與叔塾同登進士授大理評事忤權璫劉瑾繫詔獄降潮陽縣丞隨以大理寺文致罷官仍罰米一百石數年瑾誅起袁州府同知陞寧波府知府當道喜事者增募鄉兵命編戶輸直富以歲儉民貧持不可市舶閹奴横奪民嫌捕之且稽閹不法狀欲上聞閹引咎謝廣德潮自宋爲官田輸租特重既而租調并征大不堪命民陳乞如花樂潮全折例下所司輒格富憫其困與全折民樹祠自

麗山以志去思丁父憂服闋補處州 山賊聚徒盜礦
計擒首惡置之獄其黨怖詣庭願復業富命代諸邑
民兵食其役兵既精礦患亦息孝豐寇湯毛九倡亂
憲委征勦擇處兵為前鋒親抵賊巢擒其魁并黨數
百以出他郡兵乘之遂殲以盡修學費出永嘉沒誑
籍雲官道七十里條治亦無預於民 世宗登極陞
廣西參政廣西糧儲素乏富勾稽審覆盡釐宿弊疏
請廣東折銀五萬兩益之癸未覲後廷旌治行卓異
者十六人富與焉遷陞廣東右布政先是親督學毀
寺籍其田巨室爭利之富定議以田充軍餉給學廪

以地爲書院社學醫學有差闍梨崇報寺腴田五千
畝稱寺故市舶所建聞富欲毀乃撤佛像祀先聖富
請於制臣宜閣又移文御史改祀崔清獻富謂廟圖
土田以聖賢籍口卒毀之至於修築南海衛城從民
請設大埔縣治其費俱出潮鹺金云丙戌入覲爲忌
者所中調廣西兩廣都御史姚鏌委以思田兵事蓋
岑猛麾下盧蘇韋結思恩遺孽王受仍爲亂也王受
在思恩執知府以下官屬羈他所以兵出掠至膺墟
將進逼武緣富決策部分諸將且覘知受空城而出
密遣將徑趨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爲內應受至

武緣萬弩俱發退遁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既挫乃議撫處會姚解去代者新建伯王守仁復委重於富論事頗合遂下命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田役罷朝議欲改土設流富謂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可廢但稍貶降分其權庶幾上不失朝廷大體下不失夷酋之心遂行其議富久居邕管稔知八寨猺賊與思田勢相倚請於總督宜以時定既尅日出師而富陞四川左布政連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報至富毅然終其事冒暑雨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凱乃啟行鄖陽歲饑流徙載道妖民周極等煽惑

恐民大形請富且賑且捕未幾應寧守仁卒陞富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代提督巡撫之任中貴採珠合浦督責甚急富上疏謂不宜為此無益以困遠黎故事諸夷許朝貢番舶集廣州百貨仰賴因佛郎機之變一槩絕不與通富奏復之初守仁上思田八寨事宜下撫臣詳議富條其便不便甚確皆報可嶺東賊王基僭號海寇黃秀山倡叛以次討平廣東西數處盜發遣將分勦前後三報捷俱有金幣之賚廣州會寧寇復熾流毒州縣富奏陳事宜集漢達官軍及兩江土兵分左右軍翼擊之擒斬四千有

奇未十旬克寨七十四降寨如之特詔褒奬賚金幣
甚渥郊祀覃恩貤封二代富上賡　聖恩以答天地
疏疏內薦海內名賢八人宜召用謫戍諸臣宜寛宥
不報富復上六事爲會寧善後計皆從之會寧民舉
立祠以祀往者撫臣不二年輒議大征富慮濫殺平
民非安邊之策奏請非甚棘勿事大征於是與御史
異議云太淑人年高數病富憂懣疾作累疏乞休時
方獻夫家衆怙勢奪民產富付僉事龔大稔裁以法
乞休疏至獻夫取旨回籍聽勘富將歸海寇許折桂
爲梗御史適行部海上輒檄巡海副使某出兵及兵

敗將没則反以失事爲富罪獻夫從中應之遂落職
大稔隨被逮以死富歸之明年母卒執喪襄事悉盡
禮旣免喪預鄉司馬逸老會構小亭於東山纔尋丈
游息其中戶外事不以經慮御史李元陽保薦起用
不報閒七年卒年六十六有奏議二卷

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贈工部尚書潘公旦神道碑 總督

嚴 嵩

公諱旦字希周世居婺源之桃溪里稱望族從父珍官少司馬從兄鑑大司空從子潢大司徒暨公駢武天朝文昌正貳冠珮相映一時仕籍鮮與倫比公賦資淵篤績學醇貫持行飭於勤毖圖事徹於機宜初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能慎著名陞郎中督運真州時流賊嘯聚運道多梗公悉心督理轉漕無滯擢守漳郡故多海寇聚散出沒洪洋絕嶼莫可驅除然非

土之豪黠陰爲之主彼亦莫得肆公至廉知其狀取豪黠數人寘之法寇以不來丁內艱服闋復守邵武時中官鎮守及市舶橫括民錢物公裁之不得逞閩俗訟好株蔓連牽至數歲或不解公痛爲懲創變其俗歷陞浙江按察副使江西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嚴繩寬布官舉其方法立而惠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平劇寇功詔賜金幣改留都理卿復改少宰召入爲少司寇山西慶成府宗[illegible][illegible]訐久持未決公奉命往鞫得實以聞再勘永和府事人咸稱平改少司馬復兼中丞往督兩廣軍務時安南不

庭詔用廷議起大司馬毛公伯溫率師討之毛方在
荊公道遺其里見公語之曰安南恃其險阻叛服不
常久矣若兵興禍結連歲月未可解資餉不繼奈何
公宜終爽辭請朝可得緩師候其悔命求貢因而撫
之此萬全策也語不合去至廣因得安南不貢狀上
疏言夷狄之國本無人倫莫登庸之篡黎氏亦季犛
之篡陳氏也今若緩師移檄以問其罪彼必畏懼修
貢俾無失臣禮而止不問其他此帝王治夷以不治
之法也疏入毛公遂劾公不任戎務詔公回佐留都
部事公曰吾謀既不用祿可苟乎遂拂衣歸然安南

之事後亦如公議云公家居十餘年不復至城府獨
閭人有急周之惟恐後歲舉徒步率鄉人禱雨爲常
雨以嘗被者久之家日落而公陶陶然稱其身不以
爲憂也以嘉靖己酉八月十有二日卒距生成化丙
申享年七十有四訃聞朝廷勑營葬諭祭如例特贈
工部尚書加等也大父貴廉父傳貲並以公貴贈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戴氏配程氏贈封皆淑人子四
長曰緝錦衣衛經歷次紳次絲郡庠生次綸

兵部左侍郎劉公源清傳子彌敉附總制 郡志

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舉正德甲戌進士仕江西進賢知縣值宸濠叛源清以縣當午道郎日規戰守計揭旗大書誓死報國四字仍積薪環室戒曰即事急火吾家毋汙賊會濠妃親婁伯及閹欒冏以兵出縣境源清募死士二百人繞出其後獲伯冏誅之賊復移檄源清源清立斬其使以是濠兵不得越進賢而東賊勢少沮王守仁起兵檄與俱進賊竟殄滅徵拜監察御史尋陞大理寺丞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大調度士馬歲省四十萬金北虜大舉入寇總帥被圍源

清冒險遣發斬首虜數十餘級虜遂遁去滴水崖卒郭春等與民訟辭屈以數百人據城叛源清遣兵傅城呼曰會春等數人而止守陴者執春等斬之進副都御史再遣兵部左侍郎總制宣大會大同軍亂源清奉命討賊督總兵郄永決水攻城賊勢已窘郎中詹榮因得入購其黨斬倡亂者以降源清以藉手逆黨爲恨不居其功侍郎黃綰附尚書夏言因爲蜚語中傷逮繫司寇年餘給舍曾忭爲之論辯乃得罷歸隆慶改元言官交章追論詔贈兵部尚書賜祭遣官管葬源清忠貞孝友出自天性崛起寒素偉幹負氣

臨義不顧利害嘗有恩廕舍其子而廕弟之孤人以爲難今祀學宮

爾牧字成卿東平人侍郎源淸子也舉嘉靖甲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累至山西司郎中爾牧天資殊絕器度凝重第時年甫二十練習吏事才伏一時在部八年推會精核出納明敏尚書方鈍器之諸司署奏皆與議決西苑建醮詔所徵發常以帑藏空風上聞截損其額積爲中貴所嫌會嚴世蕃舍人寄占邊監爾牧以名奏世蕃恨之風御史某以變亂錢法劾爾牧廷杖一百削籍歸里家居十餘年杜門下帷披閱典

覽自旦至夜手不釋卷里人罕識其面爲文沉浸典

雅取裁西漢詩有陶柳風骨號爲名家隆慶改元舉

臣文薦未召而卒年四十三歲

司馬恪愍楊公守謙傳　迎撫　屠隆

大司馬恪愍楊公名守謙字允亨別號次村世爲湖廣長沙人始祖順　高皇帝時占尺籍隸南京神策衛高祖受從周府左護衛受子福勝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　郕皇帝時徙隆慶衛復徙彭城衛因家焉福勝子春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惠康惠生公幼而穎異七歲授書善屬文器局凝重若老成人稍長爲舉子業即以古豪傑自許講說經濟敦忠孝大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中羅洪先榜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方司歷

陞本司郎中益究心戎畧邊務推轂將帥材官查覈
公法辨絕請託釐革弊孔受知當道　世廟南巡扈
從車駕還賜綵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康惠公憂葬
祀行考亭禮哀毀骨立服闋除陝西督學副使校士
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章縫興起至今思之祀
公名宦秩滿陞本省叅政未履任即陞右僉都御史
奉勑廵撫山西尋改延綏蓋延綏乃胡虜咽喉西北
重鎮不次超用公從將望也在延綏三年選將練卒
講武足食恩威大著虜畏不敢入塞稍入輒斬馘挂
卹之西垂晏然延綏邊垣稍卑虜每毀之而入公爲

增高厚數倍益置敵臺戍堡虜萬衆仰攻不能入垣之力也數獻捷 天子喜悦錫賚無算數降璽書褒美庚戌春陞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幼子婦傾城塞野負囊裹糧號泣遮道祖送數百里咸呼曰楊公在邊虜不敢正視西人高枕卧一旦去我劇虎牙無日矣甫蒞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中外戒嚴援兵猝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 主上栫髀人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即率部下精兵三千入援 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喜即降旨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內同

希忠外同仇讎協力捍禦仇讎者狠鷙陰賊人也有
龍於　上公督學陝西時讎爲甘肅總兵潛與虜通
公聞而密白之中丞臺御史臺事竟寢未發其後黨
知而遂恨公切齒至是譖公於　上曰楊守謙雖勤
王實按兵觀望縱賊劫掠　世宗大怒逮繫詔獄法
司擬戍　上愈怒罰治法司特旨坐公棄市時年四
十六都城士女奔走號慟人人願百身贖楊中丞事
聞於闕中延綏諸生軍民咸爲位而哭盡哀公臨刑
自若曰臣以勤王及旣讒賊之口實蔽　聖聰皇天
后土知臣心臣死何恨臣得與岳武穆于肅愍同遊

地下足矣無何鬻造逆未就而死事發詔剖棺戮尸
妻子闔門斬都市先是公之及慨以八月二十六日
而逆鬻被戮亦適明年是月日人以為天報不爽云
鬻敗　主上即悔悟公寃至隆慶改元都給事中辛
自脩御史王好問交章昭雪公忠而受寃詔贈公兵
部尚書謚恪愍賜祭葬廕一子忠義之士聞而為之
鼓舞稱快都城父老有泣下者公為人忠孝天至涵
養有道燕居莊肅雖對妻孥不及於媟狎束身理家
皆可為法官輒所至皆有遺愛門生故吏生芻絮酒
瀟服千百里哭墓下往往至失聲敦人倫好施予有

庶弟二人庶妹一人悉爲斠青婚嫁事庶母寇氏若
親母兄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槖三黨
中生待以舉火死而待以棺殮者不可勝計尤厲廉
潔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大位蕭然猶寒畯恒以
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唐人
風尤長於經濟籌邊有大寧考紫荆考花馬池考兵
部集讀西北地形要害戎務機宜洞若指掌卽以忠
受究有識搤擊乃卒蒙 聖恩昭雪襃嘉在順天長
沙祠鄉賢在西安延綏祠名宦廟食百世光昭俎豆
而閩中士人有死入冥府見公方爲貴神宮殿服御

如王者生爲忠臣死爲天神理蓋有之公畢命以奉君父捐生以殉社稷骨骸虀粉身家破滅受禍至慘而朝廷旌其節槩上帝録其忠䰟位證天神名留國史光霽照耀與天亡極奸佞讒賊生盜大利死受嚴罰榮華一旦惡名千秋此烈士之所以孳孳蹈死若飴赴義若渴者也不然忠義誅戮後裔凋零冥漠之䰟亦終歸於何有而奸佞讒賊及其身富貴壽考子孫反或熾昌無論人世公道晦蝕即上帝賞善罰惡之權不已疎乎

兵部右侍郎王公夢弼墓志銘 總督 胡正蒙

公諱夢弼正德丙寅二月七日生八歲能屬文總角補郡學生辛卯舉於鄉乙未登進士第授掖縣知縣陞兵科給事中歷戶工二科左右給事中刑科都給事中南京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地方以有功進右副都御史還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進階通議大夫公之宰掖也平易近民有惠政雖旱蝗不爲災比以治行徵入諫垣歷七載章數十餘上侃侃敢言多所裨益有名諫風時楚世子弑逆　上命鄭寘諸法

公持舊典三奏不以震怒為恐嘗使代藩却諸僞遣便道歸省母淑人比還朝將母就養已而母思歸疏請送之家人稱其孝故晉產習知邊事居常論議慷慨自負士大夫咸以大用竢之矣官留都三載將授斂邊鎮而有母淑人之喪不果用既終喪適寧夏缺撫臣以公名上即用之時馬市初罷戎務廢弛公至即疏修邊墻保疆圉備兵馬責實效數事上於朝又以戒請託禁科斂謹烽堠嚴戍役時糧餉下令期年政成軍民悅服已而黠虜入寇公諜知其虛巢整兵襲之斬獲功多捷聞晉秩錫銀幣俾仍撫其地公念

寧夏三面臨虜自王恭襄公修築東邊民有攸賴乃
於其西赤木諸口度險要修築功成夏人刻石爲賦
美之　上嘉其勞陞二品俸未幾虜再入寇督兵數
之再捷上廕子他如繕城堡興水利育人材疏鹽法
有德於夏人甚巨居六載功望日隆乃有總督三邊
軍務之命旣膺重任矢志竭忠以紓　上西顧之慮
且值地震未寧尤當其難省費恤民儲材飭兵究心
規畫隨以三品考績被誥命贈祖父廕其子公曰國
恩厚矣益自感勵殫謀策督將吏務寧疆宇奠社稷
而言官論撫臣以及於公　上令致仕即日就道歸

孫猶繫心邊塞聞警報則扼腕而嘆遇歲侵輒憂形
於色曰憂國願年豐臣子分也其天性忠孝如此以
哭庶弟夢熊過哀疾作竟不起年五十有六

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應公檟墓志銘　總督

唐汝楫

公諱檟字子材少即端重矜異長益肆力經典工文詞嘉靖乙酉舉於鄉登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時惠安張某以贓敗下部屬公訊理按得其狀察有爲張私謁者夜遺金七百峻拒之竟駁正如法太宰許文簡公考績云發巨憝之贓不爲勢怵勵清修之操不爲利誘蓋指此以員外奉命慮囚江西凡獄之大小悉察以情而得其平平反數百釋輕罪千餘甲午遷知濟南府事郡故衝劇公處以才廉恢恢乎有餘地

爲而尤廣勞來蘇凋瘵政績著東土銓司最公治行
奏調常州府常難數倍比至適當定冊稅糧徭役奸
富蝟集如那移增減詭寄隱匿之類蓋漫不可致詰
者公究極利病詳定規畫裒益以均平之丁據黃冊
糧據實徵其所更賦役二法最爲精善郡巨姓顧氏
相訐有司率牽制無能剖決潛以重資求公公發其
姦而當以罪富民吳庸者於公去常之日具百金追
送於境外曰子儕小人歲無侵擾公賜也願以此爲
報公謝而卻之庸感泣而去其介不奪於利類如此然
公抗行已志私托不從多所忤鄉之縉紳士而性素

鯁直輒與行部相齟齬乃其弗悅互媚以言復調寶慶尋以内艱去任服除補辰州未至拜湖廣副使董學事毎進諸生訓以德義器識之大者校文貴雅正剗其奇靡風教丕振監司舉公志潔行方學優心古公論也旣乃遷苑馬卿經理遼陽政異時七苑之馬散處郊原倒失不常息駒之數奸究復漏報不以實公爲置廐數百貴令毎季報生而又嚴其勤惰豐其芻藁時其調習歲其蒐閱日孳月蕃列廐雲盛民免賠償之苦矣丁未陞山東叅政會妖賊甫平議者欲盡誅其黨撫臺亟以屬公於脅從者悉輕釋之未幾

陞河南按察使再遷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尋擢都御史巡撫山東值邊疆多壘朝議謂非公不可奉命改撫山西兼督三關於時邊備久弛率不能先事捍禦虜去來若風雨諸鎮收保恒不及恣其擄掠然後洗洋以出公親秉鉞廵行邊鄙山川沮澤之形險阨遠近之利道路支隘之樞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按堵簡戎行葺營堡謹斥堠更番戍守併聚兵力以扼要害計虜至則褁甲荷戈持滿以伺退則設伏要枕歸路虜知有備遂徙營去莫敢窺塞庚戌八月虜由古北口入蹂躪畿甸烽火徹於大內公提兵數千

人人衛房開道去有銀幣之賚陞兵部右侍郎總漕
於淮兼撫廬鳳諸郡公以淮水惟資黃河易涸而多
汙歲靡挑濬之費而泗水西流寶應南注大江可引
入淮於是因五里溝鑿之不費不勞河迄通利未旬
月仍奉命以少司馬兼臺秩提督兩廣軍務巡撫地
方桂樂平等地傜獞雜處半為盜藪而莊頭鬼子等
巢劫令逐帥為害尤甚其七山三十七巢諸傜害遍
軍門據險出沒積五十年餘屢征不服經畧者不過
多設營堡遏制而已公至諭以德意不即加兵而獎
家屯馬汀等劇賊悉款効帖服惟七山諸寇負嵎阻

恬然自若公審勢察機著勒部伍授諸將方畧親督精鋭直前奮擊之俘馘以數百計乘勝復攻莊兒子岸十五巢生擒百餘斬首三十有奇歸被擄男女三百餘口奪牛馬輿器無算次年征七山三十七巢假道引兵至潯分哨倍道疾趨比至賊倉皇出敵輒敗朗乃棄巢走公招之不從遂張奇夾攻覆其巢封其山籍其田廬蓄物什器令官兵屯住耕作穡穫悍之寇而無濫殺之慘因田廬之獲而省轉輸之勞自兩廣用兵以來稱節制之師者無踰公焉捷聞荷恩賚金帛仍廕一子朝廷報功之典蓋甚渥也公軍務勤

勞形爲之瘁竟以疾告終於蒼梧官舍公巨才洪識卓越倫輩而氷蘗之操復凜如一日所居敝廬布衣蔬食無殊寒約諸子婿訓以詩書閑以禮義至書嗣福以爲諭疊疊百餘言誦之者可惕然省也公雖不苟取不濫費至遇宗族鄉閭之貧乏則盡巳有周之恒以古道自導鄉族中有敦行義者則禮貌以勸獎公涖官必先風化故其所存如此家居未嘗以寸楮請託有司至訪及民間疾病輒慼焉改容傾吐以告公之學根據六經而尤研精性理究心經濟有法律例讞獄程若干卷行於世年僅六十有一論者猶以

未究其用爲公概云

兵部左侍郎張珩傳　總督　實錄

兵部左侍郎張珩嘉靖三十九年卒賜祭葬如例贈工部尚書謚襄敏珩山西石州人正德辛巳進士授監察御史累陞大理寺少卿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尋遷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未幾召入協理院事進左副都御史會宣大總督罷廷議屬珩珩以鄉曲辭爲言者所指落職久之以原職起巡撫寧夏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前後獲首功甚衆　上數賜璽書金幣勞之進右都御史居數歲拜戶部尚書督理太倉未至値虜寇延綏

臺坐事被逮論戍慶陽已復起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還前職丁母憂歸卒于家年七十餘珩行履修潔恭讓弘遠允博綜羣籍爲御史時會講官缺輔臣有稱珩才行可充侍從者欲推轂入翰林珩三疏力辭不就時論高之

副都御史吳公琛神道碑銘　總督　王　僎

成化乙未八月二十五日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繁昌吳公終春秋五十有一上悼惜之命有司葬祭如制公諱琛字輿璧號恐菴賦性警敏年十四補邑庠生日誦數千言爲文章操觚立成儕輩莫敢與爭雄正統甲子登鄉榜乙丑戊辰兩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夕方讀書嘔血數升母蔣氏驚往視之戒勿復學曰脫以是戕生學奚爲而公竟不少輟但掩覆無使母知居數年學大有進經史子集靡不淹貫下筆爲文益奔放不羈景泰

景泰登進士第授例還家畢姻先巳久聘章氏甚不第不娶至是年二十七矣癸酉秋拜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勑往甘州犒軍巳亥巡按四川所至黜奸貪雪冤滯明達果斷蜀人懷之三載紛勑命封父聰如其官母妻皆孺人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石亨以功封忠國公專權自恣漸蓄無將之心公與同官劾奏之忤旨構外知遷安縣五日天變雨雹命還公臺職尋被選居臺端掌文案故事凡三司會讞獄囚十三道文移刑牒必擇老成諳練御史二人綜理之蓋以稱總憲之不及而爲諸道之領袖也時公與同年高公

明封莞五年臺中稱賢辛巳陞大理寺丞歲餘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西陲莊浪去城四百里有地
深入狄境前檢田者占數屯糧五千七百斛廹於徼
騎軍多竄匿公首疏罪之西番扒沙巴哇等七族累
歲益邊撫之不服協同平羌將軍宣城伯衛公穎征
勦之斬獲千三百級馬駞牛羊甲仗輜重無算賊平
陞俸二級是歲朝廷推恩加封父聰官都御史母蔣
氏恭人成化改元還朝議事適四川妖人趙鐸謀叛
改命公往討鐸敗中止蒞臺事時淮揚薦饑尋命公
賑恤公勞心焦思凡事有益於救荒者率以便宜行
卷之五十八

老而言多切直大忤權貴雖民賴以濟而公之謗益矣明年春召還言官劾奏必置公於法公危甚賴天子聖明第遷官南臺以避之時代者都御史林公聰林公所行事一無更張且言於人謂公實有益於民無負於國於是其誣遂釋而聲稱益重來南未幾丁母恭人憂繼丁都憲公憂兩遭艱喪哀毀踰禮不御酒肉四方賻贈一無所受朝廷凡兩遣官諭祭公先以僉都御史三載秩滿至是始頒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加封章氏恭人已丑服將終遣使齎勑即其家授之命巡撫兩廣至廣纔半歲代回南臺未至復遣

使以勑授公廵撫湖廣時湖南已數月不雨民嗷嗷
望哺公禱祈不數日雨霑足自是拊循郡邑問民疾
苦窮荒僻陋之區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威行
惠施殊俗輯和會寧夏花馬池達寇入境兵部以公
嘗在邊方熟知軍務擬奏廵撫陝西都御史徐公易
置而湖廣鎮守三司又從民之欲兩上章留公甲午
有旨許留進右副都御史適總督兩廣都御史韓公
致仕朝廷求繼韓者僉謂非公不可於是擬公以去
去之日郡邑父老扶攜攀送齎咨涕洟而公亦悲不
自已當時士大夫言廵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

公者蓋此蓋未見也公至廣其撫民無異恫洞而於
訓兵鍊士則尤加之意蓋嶺南寇盜矯虔其爲患尤
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羅英郭瑱輩聚衆剽掠命兵
擒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賊嘯聚流劫村落餘十年
公一旦馘其渠魁殲其黨與六百餘人傜獞聞之大
駭相戒斂迹柳慶諸州其巢穴也公親至其地檄召
之許以自新詣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萬數公曉以
禍福無不踴躍而去時議者又謂廣寇冥頑可以威
慴而不可以理諭以理諭之而革心向化如公者亦
前此未見也公爲人勤敏自童丱至沒齒無日不雞

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閫外事叢酬應絕無壅滯少有
餘閒博觀羣書以資聞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
後生書執往復靡不手答動輒盈幅初若不經意而
文理通貫情意孚洽雖屬草有所不及雖身居顯位
其自處一以謙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故舊無相
忘有所饋遺纔及金帛輒辭不受其平生所得俸祿
又日費於賓友故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沒之後貲業
蕭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嘗爲家規十八條訓戒
後人予爲之序公平生所著詩文多不存搜其存者
惟愚菴集若干卷譜若干卷　上所賜璽書與公之

奏議具在亦足以垂不朽矣

中丞受菴周公滿行述　　　　總督　陳昌積

受菴周公名滿字謙之蜀之廣漢人一號拘虛子父南山翁喜諷誦而不廢家人生植貲高里中稱長者生公甫六歲即授之經隨授輒背念如流遺就外傳穎冷絕其儕嘉靖壬辰登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時年二十有五南戶曹務簡始蒞事即明作自勵指揮冗者造僞領以冒官儲遂劾而置之法尚書異其少年練裁進之本科凡制置奏覆倚以斟權可否乃上逾年監督浦子口更益植學尋莊定山讀書處并其墓葺其祠刻其遺集於邑齋既還都聞高陵涇野呂

先生躬行君子也內修外文止進可範乃折節事為師朝夕聽其討論退而證諸實蹟以自稽省事必求兼怍於夢寐乃已嘗擇峻行富文之倫茅少塘諸友修會業於南都名勝如鍾阜鳳臺牛首獅峰靈谷等山諸名刹各有會斤分經子史漢晉唐詩為課限首以交核行藝相劘一日念父南山翁暨毋夫人年高特迎養京邸風宵必冠帶入子舍候省為常日令內人市江魚浙酒為供具酒數行輒高吟座隅吟已起舞當彈吹班綴之樂二親懽甚忘其在客月一赴山寺之會必稟白乃行至則各校課程勤竄旬餘乃罷

爲文專準史漢遇天清風淨偕諸同志放舟大江流觴侮水氿八功德倒流䟫燕子磯觀飛棟鶩椅跕鳶筌魚之勝一有所獲率形諸長歌近體直逼王沈岑劉諸家未嘗剿其片句自輔閒取材六朝多清麗紹曠之趣於是牛首鳳臺燕磯石佛獨喜誦受菴詩矣戊戌擢雲南府知府雲南爲會府輻輳至則愼守官度承馭一循事矩刻廉自喜滇故有海羣水所匯而地獨下洩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而行水愈遲衝㘸四漫槩渰濵海之腴田歲收不上數千鍾公私俱病先是撫滇者議屬郡堤濬之後止濬于河疏五山横

撫以通海口行之巳久嘉靖丁酉白泉汪公延撫雲南察一時監濬武員爲奸利輒罷之先後檄藩臬郡守臨視咸順風旨自是海口益淤如岸居民蕩析田盡葉公南入境民遮道自言其苦遂力白監藩轉聞於白泉比承檄往視郡去海口不百里顧假之原關且面授罷濬之意更確公佯應諾既循阡達觀果如民訴喟然曰是可畏上噴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責易府佐督之不易畢事乎乃條濬海口之利與不濬之害畫圖述策以上曰泉怒其異巳下於藩監曰此必喜生事者踰月密訪輿論咸冤其罷濬爲厲尋

檄同知濬治如議於是淤積漸去海田歲大有穫公私供需咸資爲長利矣逾年遭母夫人憂去癸卯免服補守肇昌公力行教化務在敦琢而休煦之首選學官弟子經學道義有師法者列之便座口授經書訓以性命人倫之要學必由橫渠以志於聖人治必法三代爲條教使各歸教其鄉里務踵藍田鄉約之美以藍田呂氏橫渠張子皆陝人也肇民由是知嚮往二賢尤注意於孝子貞婦穌發其獨貧介之儕里表戶賙隴民閻世安獨居養母母沒廬墓三年恥從人有貸年三十二未能娶公聞之捐兩月俸資予世

安置妻舉人陳爵能文死無葬具母妻靡依乃爲爵
完葬具復雇其母妻如儀計日月給以廪者爲爵
妻得養姑終身生員許國忠楊熠等貧不能葬親舉
人何遜等無居各力爲處給熠等始獲居食國忠父
母得不暴骨淺壤其喜賑寒倅類如此又訪還村孤
耄得數十人時其寒煗處其粟布病予醫藥間有獻
饋肥鮮不入私邸割以頒之弗遺一老以故歲入俸
餘亦緣手盡跡雖眦武斷白徒一一寘之法馭屬吏
寬平有威不忍褫其巾衣朴之然嘗洞其陰伏受取
雖一錢以上無能匿吏救過罔暇孽賊趙廷學暴聚

亡命剽掠鄉邑長驅抵華東沙灣瞯虛無人塗面勢
劫商貨公覺商詐急圖殪之會羣盜竊趨華之北[illegible]
介城旅舖中僞言欲易弓矢衛士走報公度此郎盛
擒矣密遣力士環而圍之別添兵扼其歸路比明俱
就縛郡人尚酣臥不知也治不二年翁都御史朱[illegible]
史交刻其賢乙巳擢廣西按察司副使去後關孝子
生子名之曰周父以誌世感鞏人思慕不已胥造胡
都御史纘宗所請立去思碑文王比之文翁寇恂朱
共海龐仲達云西安馬谿田理陝中大儒尤矜然諾
與檢討王九思讀其碑稱爲篤論公得兵憲乃偕[illegible]

廣東廣右多峻山而府江藏谷昧洞更爾尤易藪盜
循僮民賊盤穴其地者十之八賊殺之民不及一二
山南三洞賊尤雄劇常伏箐薄中候官民船突劫之
富轄或不免焉平樂李進邪陽朔陸公眉富川劉荀
勝皆民賊之崛起者也公眉獨外糾兩賊內結三峒
勦率千數人互出橫劫官庫城獄多所侵剝又倚險
爲巢賊屢甚往年制府下令遣閫帥兵篙先後雕剿
之俱不獲一矢而還閫帥伏辜公眉愈肆猖獗二十
餘年雖戾恣殺當事者憂莫爲計公始至平樂即思
殄寇必先養兵養兵須同甘苦遂減勝省役開誠布

公日開其兵而諫之閱五月而兵可用適平樂守脩
撫進邦復叛之故來白請兵道撫之始從乃遣人齎
花幣與守俱撫尋陰部所練兵夜斫其巢斬進邦并
焚其穴兵勢漸振復詗苟勝嘗奪縣民女薪寡有色
者專寵之乃繫女父縶其婿賕死罪陰教逮女詣贖
可密報至期苟勝夜果挾婦至父家勒兵擒之還其
女於父公眉始懼請撫公度眉不可勦剿羈得其外
甥將矢媢在陽朔為其耳目諜有官兵屢走報之公
眉藉得先備以逞乃誘縶其甥將勒為服辭附卷示
之曰若能挈至公眉不惟貰若死罪且在大賚齎賞

賊自焚燬命遂賞之百金忍其出入令寺僧尸衆豎無
度稽許是日東下梧州不遠出以弛其備令獨治具
山寺請屠眉袁晉筵以筵因不往月餘復令將弗請
筮又不吉將恚曰山寺之遊豈志也今團夫家邀不
豈將以反噬乎況寺平曠不可設伏兵遂又久下禮
何疑為舅令不往請從此絕公眉亟遣其意厚甲重
鐘率精騎來會公陽遣衆直擣潛伏精兵於徑以俟
日暮酒酣將佯報曰官兵至矣舅從徑路可反救也
公眉銳皇前走遇伏起梟公眉頭於路殺從賊四百
人餘皆驚而辟易徐徐鼓懈不敢近陽朔人見公眉

頭撫掌曰二十年稱魁今降矣戊申四月聞翁訃二
畀幾隕墮時卽徒跣上道平樂推官劉方與借俸爲
力勸之次日行未遲又泣曰父子天性爵名外物父
死吾何望生乎誠不忍停半餉也遂長行方與爲撿
發其行李止雨衣敝衣數襲俸銀薑薑五錢而已
方與驚其廉苦不覺感泣旋爲市旱車追至桂林撫
之蒙侍郎岳聞而嘆曰昔軒尚書覲考按察使滿任
二竹箱出門比聞外訃次日遂行識者謂爲純孝今
何如周副使之行不停晡也方與吉水人嘗以詔令
云公自守肇昌兵備府江之後人多其用武康[illegible][illegible]

山東副使專職餉屯田水利會給事李滋御史李一
瀚闕其任華與將方畧可顯受特疏其名委之濟保
議宜大山西五鎮邊備公得命郎以季冬抵京會給
事御史兩人宣讀勅諭事條尋赴宣大各鎮盤閱軍
儲鉅而務廉微而絲忽合勺嚴一如制乃得總兵某
都指揮使某千百戶胡升等侵隱諸罪復會科道酌
上下服而參論之經旬畢事於是議邊鎮之督帥才
臣素著多勳者各咨以戰守攻御之宜堡徼築設之
備與練習射帖賞罰信必振切之方飫聽其參伍議
論更閱尹耕所撰鎮誌斎衆編併所爲火器造勝累

日虜猾異發然皆酌裁於心退則識之於快嘗誦劉
絢募兵不如養兵罷邊不如合戰數語乃上疏言畿
甸所病今在民兵夫民兵者計號集天下材武爲戒
虜先鋒也時勢旣殊邊塞少安宜思長慮以善後圖
臣嘗細詢將領諮問邊人及體察諸民兵知北直隸
民兵可用山東河南山西次之若南直隸者不可用
北直隸者可久而山東山西河南者不可久也何者
直隸素多武勇騎射之士平居往往有恃之以作[illegible]
者去歲一呼此輩雲集操練本土不以爲勞調戍[illegible]
州不以爲遠風土相宜音問相及恒有激烈求試之

意故爲可用山東饒手歲調宜大其人粗悍獷厲不
難就死河北燕士忠勇素稱山西近邊之民身親戰
鬭但選材有方未可棄取故稍爲可用乃若南直隸
者脆栗之飯不能下咽沙磧之場不能張目一馬纍
裝重至百斤一行跰𨇾趨不百里況望其能摧鋒破
敵鼓勇立功者乎初難直隸行糧所支不下十萬繼
戍薊州犒賞又復不貲益無尺寸而損至尋丈故曰
不可用也直隸近京師惟恐武備不盛往年縣丁朋
合所得皆非奇士一旦樂民兵之名知非世繼又有
勇聲挺身應者大半豪傑輩也雖少仰給於官而官

亦得其實用又其應募以來商賈去業工匠棄藝家食官給之銀身無力役之擾一旦舍之不惟少有怨思而閑身利器游手雄心當有苟竊發下故爲可久山東鎗手素擅礦冶之利河北義士宿雄急難之風山西諸邊民多獷悍勇於公鬬習於掩虜若統之以有制之將示之以知方之教尤能委身向敵赴急可須至於東兗之驕黠河南之純靡汾蒲之慵惰皆閭里細民耒耜下戶一人在戍田地荒蕪一時役身差稅全負去歲之來供給優厚尚且内顧自茲以往所給太減若槩徵之逃亡立作矣故曰不可久也又況

各省民兵以徭戶雇役以貼戶供丁所費不貲民已重困耳且所籍記民已大半逃匿矣不及今為之議省後將何支臣愚為今之計既增閩威又順民願小皆行糧大恤畿甸之法無如倣北直隸一營民兵平居操練遇秋應援其山東河南山西者則免其二千役其二千使相幫貼以俟後處一以蘇徭戶之困一以精武士之選至於南直隸者勢須槩罷但解支費以給北戍是以兩省給一軍兩人併一騎也以壯為衆以飽為逸計莫便於此　上幸用其言是冬都御史巡按御史交章論薦擬之邊材謂可當西北雄鎮

明年癸丑陞山西叅政駐節寧武是時俺荅大發遼
賊蔣犯渾源將闖紫荊窺京師我師防禦甚急公提
兵叅餉夙不假寐旋議援應方畧會趙都御史簡閱
將卒易置戰守出大水口駐陽方皆虜必衝之地議
俱撤備合兵內地與虜決戰公諍言棄外禦而增守
內垣非計況虜強未可必勝也乃巡和民八角等地
申飭將領濬修池隍以都御史檄日校武士部勒行
陣擇其梟俊者閑之使兵將識情人精慣藝其有能
隤圍陷陣引射命中寇至能騎危牆立衝突者
為材勇賞不移時否則撻戮隨之士益鼓勇思效七

月虜犯荼荆公度其兵可用督戰廣昌虜遁不敢度
關撤寇平荆益督兵血戰獲級九十捷聞加賚白金
十兩趙都御史薦其蒐卒修邊保障無虞廷議以爲
未盡纖條數十事呈之撫廵鎭其廣鹽利同文敎嚴
内備查冗匱四事上之俱奉俞旨得行是秋虜再犯
黎川將士受餌故北李淶總兵父子馮叅將李遊擊
皆死爲朝議洶洶後知餌將違分守計畫止奪罰俸
三月公感　上恩嘗蒐討羣策陳畧輯兵志必死綏
而頸虜首爲報甲寅轉雲南按察使雲南綰南理沅
麗等府二十有二習俗仍夷僰惟南理臨安近華土

產珍貝充盈吏於其土者多慭遠惕居懷日暮途窮之計類浮沉乾沒恩滿橐而去公憫其迹習成風又厭猾禍文深爲害然職在澄清乃撥塁行最著屢爲民告言者即訊知州林天駿知縣王某尤倚援厚善京貴貪剽不遜循揮張顯宗趙顯祖等挾三品銜劍剖非法自擅率忝鞫如法而各坐辜闒寄一切不行文秩解印綬遯去者數人武吏股弁孟艮孟定雖在荒服之外視若內境而法訖行滇民塈擗懸填猶黃公爲守時風貌咸呼青天青天云乙卯轉陝西右布政使會左使先期入覲至即攝篆事屬歲大侵冬無

大震崩山頹陵民屋裂陷水泉飛湧水盡火出千里丘墟存者驚於訛言奔走跰蹠不逞之羣乘時稱亂府以下倉皇避匿公單車徧視緝不逞魁桀數人械之市須臾亂定已乃請於撫巡發帑貯廣賑恤捐俸賛一死喪嚴儆巡邏弛徭役以軫時艱告神祠以省吏大清繫囚以蘇淹獄修頹城敗庫藉工作以寓救荒停公宴雜會省繁費以助介匱撫巡一如所議乃選廉吏四出問遺閭中父老災黎數衙受賜各傳諭其子弟安堵就業如常其他恤勞匪須恩鄭圖易之文之不可勝紀拮据五閱月而忘瘁逾千地猶震民閭

知公痌瘝殷勤無復驚訛靳提學學顏序云關輔剛
有大變事能鎮而弭之者有一二大僚在焉比至知
其爲公也丙辰轉山西左布政使視地否時艱弗獲
展布又以在陝支變過勞成疾上疏乞休不允明年
朝議虔鎮稍廣閩爲一都會舊撫新民叛服不常必
得才望重臣督撫之廷會以公名上擢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汀虔四省提督軍務初公之未至也
岑岡賊李文彪賴清規等越境劫殺火人廬舍後四
月公甫至越二日得龍安兩縣民告言虔稱亂故遂
下令四兵備振軍威復圖撡專事閑練登場校藝弗

得循習虛貌選有心計者爲師總練各營弁下其操
弛弓矢遊手賽能而致之又且縣聯戰者優待材
官職辭榮于不屑當條四覽各報行如令文彪等聞
之擾而殲戮先是九月大埔上杭賊首王子文聚能
等分哨巡邏圖掠會昌瑞金據堡公遠通判督指揮
等衆之射殺其頭目梁能闖文敗自瑞金寧遠潛起
寧化突圍其城欲劫各省市本官鐵騎汀州通判鄒
子進豫衆指授寧化縣知縣鄧某等出兵衝賊力
戰擒能黨顧子傳擊傷二十餘賊能遯入廣昌王子
文恥會昌之敗冬十一月集黨千人自號飛天大[illegible]

突至蘇州奪船順下聲言借徑往劫與吉會昌謀叛逆至吉廬豐泰安泉諸人聞之戒嚴城閉二旬凡高貲之民挈家匿泰和新城至無屋可賃公下令大開虔之四門仍遣黃通判統指揮董琥張敔余璁等往擊面授機宜設伏掩襲合於利則動不合則止勿以窮寇而遽擊之也敔璁兵至田村賊望見官兵追急旋詭爲村民狀陷報流賊已過于文各執鋒械竊伏空舍以三百人張白旗遶出山後敔璁不卻也奮猛與賊接戰擒丁學顏六人賊縱伏突起琥遶皆錯愕奔隤墮馬被執千戶孟息死之公得牒尋遣贊畫會

興鄉兵令各知縣分領夾剿賊知𥠖口有備奔至興國焚劫鍾兵屯纘三日致等領指騎火器乘夜掩擊獲賊從鄧爵賊夜潰竄至雩都佛嶺又爲各地土兵所掩遂不敢入泰和萬安境矣公聞賊退計刈之歸路復檄副使委指揮金堂調石背長河土卒協官兵會攻先後追奔擒獲俘馘賊號幾靡隻遺是時兩斂事國賊首或牽縲反接獻馘軍門公乃條所寇兵興顛末研覈功罪浮實及有司將領勇怯效驗具疏以聞公又見皮寇淅出瓶時兵壯素瘁骫乏技衛弁雖衆大半乳豎靡閑緩急難倚藩可又多員缺一人

管轄守巡道或視嶺北漳南多故俾往復疏請於所轄嶺北嶺東漳南嶺南四道並各專設分守一人以參政或參議任之請復如成化中例仍設參將於會昌節轄四省蓋分守專設則期會可必緩急有倚檄徵參將節轄則職有統紀儻臨叵測則以有綱之兵加之烏合之孽如舉匹雛爾部復所請各專設分守如議任參恭力疏病乞休而去去之日猶恩恩措報所奏允請登以貽來政天水胡繼宗曰愛養為人悅惴見知權衡則爽特甚一聞涇野先生躬行之說專以四教三省為存主務日有可見之業為尊聞行知

嘆世儒徒嘵嘵大心之竊反洸洋而無益於攄箱也
自部屬以至大吏無點識其意嚮浮雜施爲安循襲
其政事之發遲見遠累稱日浚月餘之人否爲内盟
嚴一鉄出入袖以考鏡盡尺寸不敢失與人處造次
靜洞其肺腸不侵爲然諾尤敦素有分誼者如膠結
縞紵語輒移日身居隆貴悛悛然若寒士見人單詞
蹈行退然自以爲不及也晉靡疾言厲顏忘人怨
謬嘗言窮成居人上操下急如束薪此傲酷安可比
人所至倡下吏以公廉相砥感以至誠過有咎梟遺
委靡色衍之語次尋繹叅它歷傳以相諷證使各竭

所蘊悉對未嘗折逆間有負之罰亦必行然終無叱咤相加其有賍不入身能懲前自淑者反爲拔拭濯過故下吏咸思飭勵爲報有急輒以開素精敏吏事手所出奏疏卷移皆文理縝密不可得反然深以綱絡詭虔少愛利爲惡歷滇粤秦晉吳楚宦跡幾遍海寰然動畧事變艱大嘗以身當利害屢立戰功滇賊貯舊俱司府首領都布吏胥領之每僞立支日冒剖人已公廉得其奸殺然剌舉如法首領吏倫俱發戍其尜知晉藩也議遊備折色惜賦新則與廟堂爭可否而卒從其確東魯新學顏曰公不爲抗激之履樓

駁之辯危言而截羣議之端所行而趨者則爲脩蒼文詞雅實契神理而生色乎自然之質不掇其英而芳不和其味而調蓋翩翩温恭君子哉公領符鉞過家適其經師周憲副洪範病步往省之拜於床下獻薪金爲壽副使以廉隅貧甚旣死棺斂靡具妻子以告公遂以所置生柩與豫下葬衣絹帛襚之親視斂含服衰哭帷旬日乃行漢中後學因是益知崇師所著有古文詩賦奏議家譜二百餘卷爲楊升菴所選有文集有續集行世升菴目無勢卿獨稱其詩具體古人塞垣等什尤可稗經略非流連光景者比識者亦謂爲明鼓吹希聲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公汝璧

墓志銘 總督 孫 鑛

余甲戌登第入禮部見一衣冠者自堂皇下問之堂吏云新儀制鄭公也脩然鶴舉望之如餐霞人無何余自職方主事調主客則爲寮友矣時署中諸公方共讀漢書公即訂約期十日各攜所讀帙來直會者朗誦衆坐聽之有疑義共相與析皆渙然氷釋益公每遇事輒立一法皆力簡而事集後人享其益莫能改不獨讀書然也儀制胥徒多吾郡人嘗私謂所知曰縉雲公甚能於官聰察無與比我等每聞傳呼聲

[illegible]开出恰背誦思而對無譌訶乃已親藩名封屬儀
制諸撥役分曹納賄習為故事　世宗自興藩入繼
大統嘗共中貴歎息曰禮部好一王府和公乃繙諸
舊牘定為畫一例具草大宗伯奏行之自此宗藩各
自知應得不應得不問諸役儀部稱肅清焉是時宜
興萬文恭公為大宗伯甚重公公又贊行定制度抑
奢僭等數事於是京師一時翕然稱鄭儀制有疑事
必問曰崑巖公云何若余輩同署者則尤傾心服也
公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刑部江西司上事累轉雲南
司郎中雲南司典畿內京師人頌公明斷咸願就質

爰書成於手受罰者自以不寃錦衣主緝諸不法健役貪功以鷹擊毛摯相師獄辭多誣公一一反之且命衛役不得入署門宿猾無所盡其辭持衛篆者亦心折焉大司寇石首王公精於察獄諸司屬莫當其意惟公所斷無駁辭謂公才可大受而江陵公初當軸鋭於求才聞公治行以爲絶倫欲調公銓部銓部諸公慮公來或出巳上得儀司缺遂急調之儀制與文選職方京都所謂三大郎者也乙亥竟調驗封余自馬上聞之以告王尚寳敬美敬美曰此兄竟用耶於今事皆首揆主之今崑巖兄可謂知之最深者矣

然竟作得何事此語近似然亦未然公在驗封可槩年枯爲陸沉狀亦陰有所推轂丁丑大計外吏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者其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曬自謂立致開府閭巷亦鬨然謂然榜出竟俱黜聞者且駭且快且服又有一賢者時相銜之必欲黜公力持再三未能得時冬月已行盡會有巨寇自其境發覺旨下削籍次日公往見則曰某者昨巳處矣若謂我亦能予奪無俟汝也考功例入春闈分校而江陵長君方入試與公同經公竣事即移疾則以驗封員外郎徐公元太代長君果在徐房不第乃

大怨公曰渠避不就他人安肯中我踰月轉文選殿
任日即題推典史故給事中趙公參晉以推官超擢
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涉太奇乃公作用固如此
公嘗謂事機不可失一見端即當斷行之稍遲恐生
他說又謂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
然慎勿以有私待之參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
衡焉私無無所容矣果其人宜私無害也慎無逢迎顧
逆鱗亦當避因指科場事云此亦一逆鱗江陵有私
人在留都其人急欲入都資亦適及而公力持之是
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以正

論格之方且欲據善曰此正我意是以公在選司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評至此公不奔父喪而大防始決裂矣公力裁抑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公剌骨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汝外人持之前此無由生隙故默然相安至此則籍籍談公短矣相君雖内弗能堪然自謂已所獨拔恐見短於彼黨又恐盛推之名反歸公故但貶公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陟公太常少卿然不數日即謫外癰已潰不得復留也任福建右叅議一年持大體孜孜以撫民爲念案牘必清嘗與余書曰牖迹海濱循故轍以行此心湛然

回思三靜恍惚如夢幻蓋在內多齟齬公拮据心苦
耳無何遷廣東副使轄瓊州是時權貴多銜公公自
列卿出又嘗典選乃遠竄海外怏怏不樂遂抗疏歸
二尊人俱在堂深以得侍養爲懽公素潛心理學在
西署時盛有講學名兼習文藝又研求經世之學𢭏
摭往籍類分之彷彿如通典通考大學衍義補諸書
然皆撮其精要不枝蔓約有二十餘帙余同署時曾
及見焉既閒居則立爲程蓋日率靜坐者二時餘則
仍勤勤著述事間從邑中耆德李參知鍵等爲杯酒
歎或相約登臨搜奇探幽寓目於巖洞芝峽間其持

家甚嚴凡接見客會計家務皆有時傳語各有人家人遵之不敢違肅然如官府巳遭母樊淑人憂哀毀如禮葢家食者十二年辛卯起井陘兵備副使會先任者遷赤城參政赤城乃在上谷最北而懸出塞外三面皆虜虜情最劇其人畏往丐督撫爲奏留銓部遂以公補其缺公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懫坦然就官至則以軍容肅下略去內地苛禮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校武技講戰略赴陽和謁制府皆以馬不以輿時虜酋稱臣久邊塞少事然必性難馴昨時小爲劫前此者恐開邊隙多委蛇忍之公則縱

騎兵斬其首虜執爲辭公曰汝爲逆安得咨汝且我
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況爾醜虜虜慴服去鐘紛
事羽正閱邊報疏云臣徧歷諸邊明目張膽敢言戰
守者惟鄭汝璧一人而已賜白金文綺是冬晉河南
左叅政明年遷榆林中路按察使西虜不款公風勵
諸將勤訓練戎務攸覲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實代余是歲河南山東皆大
饑公加意軫恤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金米又命諸
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次第饑民咸
飽無爭競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士人勒石記之

青州賊甕邦齊倡亂殲之賜白金而河南遂至人相食　天子發帑金萬餘遣光祿寺丞鍾公化民兼御史往賑之公卿皆捐俸大司徒蒲楊公揚言於衆曰救荒乃巡撫職若一值荒即發內帑安用巡撫爲今歲山東河南饑饉同山東有鄭公遂若不荒者然河南乃如此衆皆服其言倭奴破朝鮮駐釜山者二年人謂東土隔一水揚帆即至公募標兵調浙兵以束伍法整齊之士皆可用備嚴而民不驚陝西直指奏公前搗巢功再賜白金會有舊銜公者在南都中公飛語南臺不察遂以入冒濫疏中旨下改南京別衙

門閒居無何艾石舟公捐館公性至孝在西曹在山東皆迎養而兩次歸皆獲襄大事若天有意者丁酉倭報復急余忝總督薊遼特薦公經理朝鮮以守制不果用已亥起南京太常少卿南都多暇今亞輔福清葉公為南少宗伯公與約同讀司馬公通鑑究理亂興壞之跡所評駁皆疏於上方以互相質其得失每以今驗之非徒以炫博焉壬寅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公舊宦地悉諳其形勢要害兵為天下雄諸裨將多公舊材官指使如意虜酋炒兒忽明嫂等寇孤山紅崖墩大帥李如樟擊敗之火落赤犯

安邊大帥杜松破走之復窺懷遠遊擊沈應魁戰却之皆公發蹤指示功也賜白金文綺乙巳遷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皇孫生祖考妣考妣錫誥命廕一子入胄監候代久丙午夏始蒞任明日疾作時虜王死應嗣封者方遠牧西海上未來諸部落觀望莫敢動亦有垂涎越封者故詭其迹東西跳梁衆情脈脈懷疑諸將吏皆緘口待公公至則惟講戰守儆行諸道修城堡練士卒治器械間召故大將麻貴董一元等談用奇出勦之略置封貢事不問虜諸酋計窮又未即廿搖尾然公疾則日增

乞骸骨者三最後得准回籍調理至山東荊門驛卒於舟中尋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又得旨從優䘏贈嗟乎孔子昔稱才難異哉公之才也循循守矩矱耳而中特精及毫釐自道術文學政務法律及諸技藝瑣屑事凡人所能者無不能而政事尤長見吏跡輒取亦不硜硜必欲行常以虛平待之所至靜默弗炫露若值其機合則斬然斷行久遠功頃刻立就已過則如無事然待人無纖微狗而能幽體悉溫然推誠屬吏莫不惕惕提竟無怨者日不倦應酬而常閑暇徐方伯成位亦今時異才昔與公及

余同署於時公方有時名然徐未肯下也及公後撫山東而徐適起家爲海道副使親受事於公乃始心服與余過徐州歎曰昔與崑巖公同事年餘乃不知其超越若此沉細而發必中眞不可及即素不甚合者語及公亦無不推服焉公內行脩門內怡怡族黨俱頌德素明法家言在西曹有律解人爭傳錄之後撫山東刻行儀制刻有　帝后紀畧諸王表驗封刻有功臣封爵考臣謚類鈔家刻有由庚堂集皆行於世生嘉靖丙午正月十九日卒萬曆丁未七月二十日得年六十有二父諱重祖父諱文皆不仕俱贈兵

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又上處士諱因邵武丞諱
鑾祀閩名宦始祖諱桂山陽人宋紹興中仕縉雲令
卒因家焉至邵武公十二世也配周氏少保公南孫
女贈淑人自有誌